

wh | 诗路花语

## 观莫高窟(外二首)

■ 王英人

沙山东麓千佛洞，  
曲折石窟气势雄。  
壁上飞天生紫气，  
窟中僧影沐和风。  
佛光常照虔诚客，  
法雨犹湿乐喜翁。  
神秘庄严无限意，  
屏声敛息不言中。

鸣沙山

万里山沙鸣，  
悠悠亘古情。  
惊风沙作雨，  
鸣处金鼓声。

大漠茫茫戈壁滩，  
纵横叠条峰峰旋。  
沙山积满高千尺，  
风卷沙鸣成自然。

观月牙泉

沙山环抱一湖泉，  
湖似月牙泉映山。  
静坐凭栏舒望眼，  
澄波半壁涤尘寰。

## 桂枝香·尖峰岭天池

■ 陈健春

千峰万润，看四海横翻，山籁速漫。  
映月天池顿落，暑暄融暖。  
岚光移处清风过，碧波涟，轻摇晖灿。  
岚光含笑，一尘不染，水云相伴。

越山门，仙桥隐现，叹古树千年，叠瀑纱幔  
虎啸龙吟，鸣凤鸟涧娇倩。  
绣楼朱阁雕幽静，凭栏澄澈归湖瀚  
悠闲境远，迎霞万道，赏欢宵汉。

## 岛的构想

■ 郑文秀

—  
这是三颗肉身，穿越海的浩瀚  
以一种高傲的脊梁，神示般  
在蔚蓝的南海上，拥有的归宿

三沙市，你的名字是隔着烟霞  
用渔歌和鸟语演绎的乡愁

—  
我所亲近的鼻笛声，有些忧伤  
那些茫茫的原野，起伏的山脉上  
缀满的花朵，是晶莹透亮的泪  
的牵挂，是期待的别样的景致

藏于心中的痛，在胸腔已化为一团火，那是太阳的光芒  
对着坚毅的目光，你的誓言

—  
你终于用双浆摇过纪元的冰凌  
避开暴掠的赌徒险恶的浪  
带着丰富的日月，海物质和  
源源不断的生命群，你神秘的  
世界，是充满笑声的可塑之形  
发现你，我只能尊从于你内心的脉象

—  
以一种潜能，让体内幽深的图案  
穿过隐藏内心的锁孔，在你强大的  
陆地上，清晰地系着鲜红的脐带  
那是天际间闪亮的五颗星，从时间里  
拆开的斑斓，在它的内心绘就的  
一脉山河，我所跋山涉水寻找的信仰

## 大海帮我们记住

■ 符力

天亮以后，海风吹着，海防林还在那里  
我们聚了又散  
从哪里来，回到哪里去  
大海帮我们记住：那天的夕阳  
骑在牛岭上  
那晚的分界洲岛灯火闪耀  
十二三人饮酒  
谈诗，谈和诗有关无关的人与事  
多年后，我们眼花的眼花了  
痴呆了痴呆了  
而大海帮我们记住：  
那天以后，一人决定隐居，专事园中幽草与佳木  
一人开始北漂，胸怀远景，激水江湖  
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 
依然如故，充满茶楼酒肆  
但我们七零八落，凑不齐满满的一桌

投稿邮箱

hnrbwxb@163.com

wh | 家在海南

■ 王姹

到龙拔塘时，觉得比平日更加凉了  
了几分。

一路上看山看水，从荔枝园、橡胶园、槟榔园很多的田野经过，跑了三十公里路，一直到了龙拔塘驿站。

在定安，龙门境区的景点算是众多，久温塘火山冷泉是，红花湖是，隆门岭也是，又是百里百村首站地，是从各地来游历的人非到不可的地方。故而，有闲的假日，心情不畅的时候，总爱去龙门冷泉看看。

殊不知入村三里，村外的曲径野道，野道旁的沼泽清溪，以及牛羊村集，草舍稻田，风景虽是清丽，但看惯了，也不觉得惊奇。就像天天生活在后花园里，花开盛时，已是司空见惯，嗅得花香，也不见惊喜欢呼。

只是，往左边一瞥，忽觉惊艳了，真有眼前一亮之感，方才同从梦里惊醒过来，心里有点发痒似的，想叫起来了。

就那么一间祠堂，静静地藏于乡野村廓，在青葱环绕的深奥区中，如巨人撑足直立，实在是奇特。华表龙柱，各表一支，琉璃碧瓦，清灵通透，确实叫一个美轮美奂。一个在城市里住久的俗人，忽入此境，只觉得身到了别一个天地，能不觉得目瞪口呆？

中国祠堂文化历史悠久，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79年。孔子去世后，他的学生们在墓旁搭盖简易的小屋居住，以守护坟墓并寄托哀思。

祠堂，旧时又称为“祠庙”或“家庙”，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，是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绕过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

李氏宗祠位于龙拔塘村。关于村名的起源，版本有二。据说是，李氏先祖乘一叶扁舟，抵达琼崖，定居澄迈，再坐船渡江，穿过层层叠叠的瘴烟蔓草，最终寻找到这块傍山依水的肥沃土地。

细眼一看，在这块宝地上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龙脉清晰，风生水起，心中暗自欢喜，便择塘周边而居，基于信仰以及延承后世的心愿，希望仰仗龙的鼎力相助，繁衍子孙，世代昌盛发达，取名龙拔塘。后人觉得这名字太过直俗，便改名龙拔塘。

也有另一种说法，说是村庄附近，有数口池塘，干旱无水。有一日，龙卷风席卷升天，把旱地卷深，变成池塘，故名龙拔塘，有巨龙升天、拔地成塘之意。但地方志书却没有具体记载考证，让人似信非信。

龙拔塘李氏一脉，系临琼始祖三畏公的后裔支派。明末，从澄迈迁定，籍居龙拔塘村，繁衍发展五百余载，现已开枝散叶，脉旺三支，已有520多年历史了。

李氏宗祠，始建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。李氏宗孙将长房支祖祠改建为成祖大宗祠，为“成德堂”。尊始祖之父李惟贤为太始祖，将临琼始祖李三畏，迁澄始祖李文英，同尊于宝殿之上。

经历了诸多岁月里昌盛，变迁，毁灭，重建的历史，至光绪宣统辛亥年，原有宗祠几经修葺扩建，已是一川五间，共三进正屋，携带两耳，两边是东西厢房，有四角亭宗和大门。2011



wh | 心香一瓣

■ 邢仰明

一年四季，秋天更让人留恋，寂寞的秋静悄悄地淡淡地来到了。  
北方的秋，来得隆隆烈烈，强硬的秋风毫不客气地横扫一地落叶，大片的红叶满山遍野映红大地，光秃的山头田野枯干黯淡，秋林气势磅礴，强烈的秋风刮透人心。江南的秋景，多雨少风空气潮湿，天的颜色显得很淡，浑浑沌沌红绿相衬，景致多彩。

海南的秋，来得很晚，也独具风格，是炎烈的夏日拖带来的，从来没有一阵秋的感觉，确切地说海南的寒冬倒像江南的初秋。只要有一阵带有冷气流的风吹过，秋就慢慢地淡淡地到来了。海南秋天的树叶不像北方那么暴落，而是稀稀拉拉地一片一片飘落，轻轻地掉在大地上毫无声色。海南的秋也有红叶，那就是三角枫树叶，它不像北方的红叶来得那么浓烈那么红红火火那么颓废色彩，它是淡淡地化红，得待到深秋至冬之时才能见到。海南也有秋天爱掉叶的树，橡胶树、苦楝树是报秋树种，当一抹秋风扫过，这些树叶就会零星飘落，秋天越深落叶越厚，这时人们会有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感觉，这时田野里是望不到边的金灿灿的稻穗，充满着收获的憧憬。

夕阳斜照红霞披散，我携着淡淡的秋风沿着海口市南渡江岸走去，不知不觉的到了“断桥”边，夕阳把江水染成了涟漪的血波，两岸椰子树、木麻黄树婆娑多姿，村庄里一股股炊烟袅袅娜娜渐次化入苍茫的天穹，一种痛苦的追忆丝丝缕缕漫上心头。1939年2月日本鬼子踏上了软弱而美丽的海南岛。鬼子抓来村民当劳工建起了这座桥。这座“断桥”村民叫“铁桥”，顾名思义是用钢铁铸成的。铁桥有10个桥墩，5个巨大的用钢材铆焊成的半圆拱架凌空飞起，牵拉着桥面。前些年铁桥坍塌了，桥头两边4个岗亭东斜西歪，5个半圆拱架已倒了3个，一片废物横垣沉没江底。“铁桥”下，埋葬了千百年先贤的尸骨。望着“断桥”漫过头头的是隐隐作痛的仇恨。

如今的家乡，秋不再是颓废的山包，而是葳蕤的山头上唱着歌的鸟，寂静的秋里听到了浓浓的乡愁。

## 李氏宗祠

年，由李氏兄弟李国栋、李国钦等人牵头，斥资百万，在原址重建今祠。

宗祠建筑面积不大，仅400平方米。座北朝南，悬山式顶，砖木结构，仿明清建筑格局。青瓦飞檐，祠堂四壁、殿堂，全以青石铺就，环堵肃然。

宗祠前庭辽阔，华表龙柱高擎，两旁劲松挺拔，大理石栏杆环绕廊台，阶梯正中镌刻龙凤飞舞图案，宛似故宮的金水桥。脊顶盖的是土制粗瓦琉璃瓦镶边，双龙腾云驾雾，瑞气祥云缭绕。

前殿十八柱凛然而立，中庭的八角轩亭气势轩昂。后殿为主体殿堂，正殿神台之上，尚有瑞兽麒麟画像一幅，祖先牌位肃然林立，香火缭绕不绝。祠中僻静处，有李氏敦宗睦族、劝世良言等祖训，张贴井然有序。

宗祠所用木料，皆为名贵的青皮、菠萝格、黑盐木等，绘图、雕刻、石磨均来自民间手艺高人，可谓精雕细琢，栩栩如生。虽说仿古味十足，倒也真的透出不少的古朴厚重。

一座家庙，形成格局，完全是圣庙大成之殿的缩小版本。单凭这点，县境内外诸多宗祠与之相比，自然要逊色得多。

据传八角轩亭，是为纪念十九世宗孙李士熹而建。清朝时，他升授文林郎，为翰林俊彦。在任期间，因勤政惠民，感动圣驾，清康熙钦旨建亭表彰。时任定安知县孙贻清，书题“品卓才优”，赠匾两块置于亭内。

宗祠规模虽不大，却也远近闻名。原因之一是，龙拔塘李姓乃大唐宗室陇西赵郡二族六房、临琼始祖李三畏后裔支派。二是康熙皇帝钦旨建

wh | 黎家风情

## 黎族麻衣

■ 羊许云

一缕夕阳悄悄地爬上黎族老妇那张布满沟壑的脸颊，老人脸上神秘的纹身让人时刻想起她们远古时代的祖先，那是她们千百年来铭刻下来的特殊印记。如果纹身只是一张民族的图腾，那麻衣便是黎族千年的文明化石，内蕴在历史的天空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麻衣的故事就像3000年前的蛮荒之岛一样，充满着神秘的色彩，黎锦便是其中耀眼的新产物，在品种众多的黎族衣被中，黎锦凭借着纷繁华丽的图案而久负盛名，素有“黎锦光辉艳若云”的美誉，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“活化石”。在黎锦的光环下，麻衣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，关于麻衣的故事，我们只能从黎族老人的片片回忆中寻找答案。

从远古时期，在被瘴痍笼罩的山野中生长着一种爬藤植物，它就像一条条巨蟒一样，缠绕着耸入云天的参天大树，黎族人称之为“麻”（音译），这便是黎族先民最早用来纺织的天然原料，由于这种藤麻只生长在大山深处，因此鲜为人知。由于藤麻是攀附着其他树木生长，而且根基较粗，因此，砍伐起来非常困难。

据说黎族人纺织麻衣的灵感来源于早年树皮衣的制作技艺。人们发现，将树皮浸泡在水中多日，树皮中的胶质物便开始软化脱落，只剩下洁白的纤维，于是，人们便开始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树皮纤维来制作衣物，藤麻的发现使之成为海南纺织史上最早天然原料。

黎族人依山而居，大山也因此而成为黎家人名副其实的靠山，大山的山山水水赐予黎族人顽强的生命和灵性。在黎族人的生命史上，最忘不了的是那一座座绵延着母性般宽厚胸怀的大山，千百年来，是山的原始成就了黎族的文明。

砍伐藤麻基本上没什么季节性，但考虑到山路陡峭，荆棘蔓生，蛇兽出没，为防不测，每次上山采麻，人们都要结伴而行，并带上食粮和炊具。黎族的年轻小伙子多是爬树的好手，爬树这点事对他们来说算不上难事。

随着寂寂的山谷传来清脆的刀砍声，一条条藤麻被人用刀砍成数段后坠落树下。采藤人小心地用刀具将藤麻两侧纤维较为厚实的部分剥开，丢弃中间无用的部分。砍伐回来的藤麻要先在太阳底下晾晒，然后放入水中浸泡数日，经过反复拍打使树皮软化脱胶，留下洁白的纤维。脱胶后的纤维再次经过晾晒，等干透后即可用手剥成绵绒状，这便是麻绒，织妇们正是利用这种麻绒搓成线，继而使用纺轮捻成细长的麻线，使之更结实。

随着腰织机的诞生，麻布的纺织技艺也开始应运而生，一根根细小的麻线经过织妇们无数个日夜精心编织，才能变成布匹；这张不知沾上织妇们多少辛勤汗水的麻布经过裁剪及缝制，最后才能变成人们身上的衣服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黎族便开始使用腰织机这种古老的纺织工具，纺织出令世人惊叹的华美黎锦。之后，老人们将这种纺织技艺代代相传，直到近代，仍有不少黎族老人还在使用这种原始的纺织工具。

麻衣的面料和纹理比较粗糙，穿在身上让人感觉有些生硬，不像现代服饰那样柔软而舒适。除了麻料，织妇们还使用木棉和吉贝进行纺织。木棉线韧性不足，纺织时容易断线，多用来制作纹理较粗的被子。用吉贝纺织出来的衣被称作“黎锦”，黎锦的柔韧性极佳，织妇们在锦上精心绣出各种绚丽的图案，使其锦上添花，身价倍增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的亚洲棉（即吉贝）产量有限，巧手如云的黎族织妇因此而难做“无米之炊”。

“车转轻雷秋纺雪，弓弯半夜月弹云。衣裘卒岁吟翁暖，机杼终年织妇勤。”这是古人对黎族织妇的由衷赞美，小小麻衣，凝聚了织妇们毕生的心血。服饰是一张民族的名片，美印第安人对绚丽的鸟类羽毛情有独钟，蒙古人用动物皮毛来御寒，黎族人却选择了藤麻。

麻衣技术开启了黎锦时代，黎锦与麻衣的纺织技术被认为一脉相承。历史进入元代，棉纺织名家黄道婆跟海南的黎家女子学习纺织技术，尔后传授给松江人民。再后来，松江得了“衣被天下”的美誉，皆是源于这小小的麻衣。

wh | 动物档案

## 麻雀

■ 严敬

大家都说麻雀的嘴很碎，喳喳，喳喳，像用剪刀剪什么物件。腊月，尽管太阳很好，但没有力量，尤其到了傍晚，阳光变成桔红色，很酽稠，可是比先前更软，更无力。李家娶新媳妇，村民都等在村口，想看新媳妇。麻雀也想看，它站在屋角，细声地对伙伴说，新媳妇就要进门啦，新媳妇就要进门啦！它们本来还要议论一下新媳妇是不是漂亮，但是，它们最关心的还是，婚宴上不小心撒出的饭粒。

结果，它们很失望，天擦黑了，迎亲的队伍才进村，婚宴开席时，天完全断黑，而它们没有办法摸黑去捡食饭粒。它们只好忍饥挨饿，找地方睡觉去了。

冬天，对麻雀来说，太漫长了，它们先到新草垛上找谷粒吃，后来不得不跑到发黑的草屋顶上找吃的，有经验的麻雀，会守在猪圈，等猪吃剩了，再去啄食猪槽里的糠麸。整个冬天，麻雀差不多变成了乞丐和小偷。

有了到了来年五月，麻雀才会慢慢过上富裕的日子，最先成熟的是油菜，这种食物圆溜细小，要啄上半年，才能填饱肚子，但它香，有油，可以叫瘦得只剩一撮骨头的麻雀马上健壮起来。不等把撒在泥地上的油菜籽吃净，麦子也熟了，饱满的麦粒，比任何粮食都可口，香喷喷，塞满了麻雀们的喉咙，而且，这麦粒，在野外，和村民的稻场，到处都可以拾到。房檐下，树枝上，麻雀成双作对，闹露喜色，嘁嘁喳喳，商量着自己的婚姻大事。它们早看准了，是时候了，要迎接它们子孙的到来。

接着，夏天来了，秋天也来了，稻谷、高粱、黄豆、芝麻，还有别的什么种子，纷纷成熟了，这些粮食像舞台上的演员，被大自然安排一个接一个登场，先堆满了稻场，后来又收进粮仓。麻雀的家庭迅速扩大，现在，树枝上，草垛上，到处都是麻雀，它们心里高兴，所有的植物的种子，它们都品尝了一遍，它们知道，最美味的粮食是这些：高粱、豆子和芝麻。只要庄稼把式手缝开一点，它们的日子就能过得十分富足。而实际上，不等庄稼把式发慈悲，它们就可以先品尝到各种美味。

但好日子总不长久，北风像一把大扫帚，一夜就把大地扫得干干净净，以前的庄稼和种子都不见了。麻雀要不想挨饿，就得在野外飞来飞去，费力寻找，才能勉强弄饱肚子。新堆的草垛，还弥漫着夏天的稻香，许多麻雀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谷子，都聚到草垛上翻寻。稻香似乎越来越浓，但是，谷子却没有几颗。穷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。

可是，庄稼把式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他们有满仓的粮食，还杀猪捕鱼，吃肉喝酒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娶新媳妇。后一桩事，麻雀们总放在夏天办，它们欢喜过了，现在，只能等着看人家的热闹。

喳喳，寒风又起，麻雀不住声地叫冷，它们虽然在夏天办了婚事，但不等秋天过完，麻雀夫妇便吹灯散伙，所以，冬天晚上，麻雀都是各自找窝过夜，连个暖脚的伴都没有。

wh | 浮世绘影

## 微信圈里旅行的人

■ 王太生

在微信圈里旅行的人，他们在大地上闲走，人在画中，水墨山峦。此刻，也许正站在远处的某棵树下吹风，又腰。额角上有汗，衣裳上有风尘，身后是陌生的灯火，迷离阑珊；人在别处，暮色苍黄。

在我的微信圈里，有几个朋友，漂在路上，他们在微信里直播闲云野鹤的生活。

写诗的陈老大了绍兴，正踩着二郎腿，坐在咸亨酒店喝酒。在咸亨酒店，大概也有黄鱼，陈老大顶多买一袋茴香豆，他不是孔乙己，只是装装样子，说明自己曾经到过这个地方。果然，陈老大有微信里说，他从小就向往有桥和水的地方。有一次，做梦，穿长衫，戴毡帽坐在乌篷船，去乡下看戏。

绍兴这地方，若干年前我是去过的。不知道陈老大会遇到谁？他会去鲁迅的百草园吗？去寻找那棵皂荚树。陈老大会去会文坛巨子，经常头疼，他想在园子里捡几颗果子，带回去煮水洗头。

夜已深了，陈老大还没有睡，他躺在小旅馆里，在手机上写诗，“古城的夜晚，我一个人东游西逛，手拿几粒茴香豆，一会儿扔进嘴里一个，坐在乌篷船上，今晚只有我，一人，一舟，一豆。”

在微信圈里旅行的人，他在观风景，别人也在看他。

王小二是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，骑上钢铁大鸟，坐在云上，去了厦门。王小二在微信上说，第一天，想去拜访一位诗人。许多年前，王小二借诗人的句子，给暗恋的人写信，他这次去厦门，哪怕是在诗人的楼下站一会儿，也是还从前欠下的人情。第二天，他想坐在一棵大榕树啜饮观音茶，摸一摸大榕树的胡须。第三天，站在厦大学围墙外，摘一棵龙眼树上的果子吃。

早上五点钟起床，王小二裹手裹脚，坐第一班渡轮，上了鼓浪屿。他在岛上东游西逛，趴在一幢民国旧建筑紧锁的门上，从门缝朝里张望，想窥探别人风花雪月的故事。王小二在沙滩上被海浪打湿了衣裳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别人，却把一个个傻笑，定格在岛上一棵凤凰树上。

在徽州发呆，老日有N个理由。其一，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，一无避难处。他想去古村，在一户家庭旅馆的雕花木床上，呼呼大睡。其二，天已入秋，床底下最好有一只蟋蟀，老日枕着虫鸣，在月白风清中渐入佳境。

这几年，老日喜欢去那些人少，适宜私奔的地方跑。他说，再过几年，丢了激情，就跑不动了。春天，老日去看一个大湖，一个人坐在大巴上，抒发他小人物的感想：城里人下乡赏菜花，乡下人进城看樱花。

他还想体验乡下纯粹的黑。小时候，老日胆小，怕黑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间，头顶上是久违的星光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星星，老日多年没有见过。童年的小星星们，还在原处等他，一直都在，只是城里的灯火太亮，雾霾太浓，老日看不到它们了。这个贪玩的老男孩在微信说，看到外面月凉如水，他想整理行囊了，明天就打包回家。

在微信圈里旅行的人，人在天涯，他们在微信里喃喃自语。微信上有风，能够听到树叶子，瑟瑟作响。还能感觉到，千里之外，一个人的呼吸，心跳。

